

GUIMIAN  
QUCHONGSHI

# 鬼面驱虫师

冬雪晚晴◎著

白纸人,鬼脸,嗜虫兽……  
一连串的凶案背后,谁是那个幕后黑手?  
人,能否成仙?



GUIMIAN  
QUCHONGSHI

# 鬼面驱虫师

冬雪晚晴◎著

文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鬼面驱虫师 / 冬雪晚晴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96-0522-4

I. ①鬼… II. ①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2 ) 第093847号

## 鬼面驱虫师

---

作 者 / 冬雪晚晴

责任编辑 / 周小淦

特约编辑 / 庆宇

封面装帧 /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 邮政编码200041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45千字

印 张 / 20

ISBN 978-7-5496-0522-4

定 价: 32.80元



目  
CONTENTS  
录

- 001 第一章 羽化蜕变
- 007 第二章 骷髅雪蝉
- 012 第三章 成也是虫，败也是虫
- 018 第四章 周虫的往事
- 024 第五章 金镇
- 030 第六章 人壳
- 039 第七章 七丧
- 045 第八章 有头无尾
- 050 第九章 碧血虫心
- 056 第十章 躲在门后蜕壳的人
- 062 第十一章 木虫
- 067 第十二章 阴气鼎盛
- 073 第十三章 针囊



目  
CONTENTS  
录



- 079 第十四章 人蛻
- 084 第十五章 茶毒
- 090 第十六章 鬼影
- 095 第十七章 鬼影乍現
- 101 第十八章 棺材里的活人
- 106 第十九章 吓破胆
- 112 第二十章 金系驱虫师初現
- 118 第二十一章 剥皮
- 123 第二十二章 嗜虫兽
- 129 第二十三章 一只鸟的鄙視
- 134 第二十四章 驱虫师的来由
- 140 第二十五章 又见白纸人
- 146 第二十六章 玄武



目  
CONTENTS  
录



- 151 第二十七章 妖物
- 157 第二十八章 青丝
- 163 第二十九章 坟前鬼脸
- 169 第三十章 消失的密道
- 174 第三十一章 邪祟
- 180 第三十二章 花内裤
- 186 第三十三章 笙箫一宿故人歌
- 191 第三十四章 不是人
- 197 第三十五章 传说中的宝藏
- 202 第三十六章 中邪
- 208 第三十七章 蝴蝶谷
- 213 第三十八章 朱雀子
- 219 第三十九章 盗墓人



目  
CONTENTS  
录

- 
- 226 第四十章 活埋  
232 第四十一章 墓下有碑  
239 第四十二章 血手印和蝉蜕  
246 第四十三章 假人  
251 第四十四章 发财  
257 第四十五章 举霞  
264 第四十六章 菊花蚕  
270 第四十七章 美人蚕蛹  
281 第四十八章 黑幕金棺  
291 第四十九章 尸茧  
297 第五十章 虫祭  
306 第五十一章 报仇  
311 尾声 醉卧坟头

## 第一章 羽化蜕变

我到周山的时候，正值盛夏，天气燥热得紧。因此我中午休息了一段时间才赶路，导致的结果就是，我到周山时天色已经昏暗了下来，西边的残阳，把整个山头都染成了暗红色。

我站在村口，村口有个石碑，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周村。

看那个石碑的模样，应该有些年代了，至少也是解放前的东西。

周村很是落后，加上天气干燥，地上都是干扑扑的黄土。村口一棵老树上，站着一只已经老得有些褪毛的乌鸦。

哇——哇——

乌鸦的叫声，在昏暗的黄昏，显得有些吓人。

我微微皱眉，我是受邀前来周山的，约我前来的人叫做周虫，听人说，原本他名字叫周冲，后来因为种种缘故，改名叫做周虫。





通过袁疯子介绍，我算是认识了这个周虫。为寻找鬼药，熔炼回天镜，我在听到周虫介绍后，立刻就赶来了周山。

突然，我的耳畔传来凄凄的哭声，我心中一愣，难道说，我居然这么不巧，碰到周村有丧事？

我一边想着，一边抬头向着哭声处看去，只见在暮色中，不远处的山头上，有一群衣着诡异的人——他们都是披麻戴孝，前面还有两个画成金童玉女的白纸人开路，后面就是一群人抬着棺材，匆匆地消失在不远处的竹林里面。

送葬的？迁坟的？

我心中暗叫晦气，又隐约感觉不对劲。若是送葬或者迁坟的，怎么会在这个时辰下葬？黄昏下葬，阴阳交错，轮回更迭，生阴灭阳！

昏——日冥也，这个时辰，可是大凶之兆。

我的头顶上，那只老鸦依然在“哇——哇——”地叫着，实在让人难受得紧，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石，扬手对着那只老鸦打了过去。

我的准头有些偏，但是，老鸦还是被惊起，扑棱着翅膀，向着远方飞去，很快，就消失在暮色中……

我转身向着村口走去，却没有想到，村子里面，大都是一些低矮的土房，甚至还有一些泥砌的墙壁，芦苇茅草结椽的，比比皆是。更诡异的是，这里十室九空，在暮色中，透着一种森然的气息。

我接连走了几户人家，想要找个人问问路，却没找到一个。最后，我终于在一户人家门口，看到一个耄耋老人，坐在一张木头板凳上发呆。

“老人家，请问周虫家怎么走？”我忙上前问道，心中却是抱怨袁疯子，怎么就给我介绍这么一个地方，看着就诡异，似乎没有一个正常人。

不料，我话音刚落，那个老人陡然抬起头来，瞪着一双浑浊的眼睛打量

着我，随即，他起身端着板凳进屋……

“喂，老人家……”我忙追了上去，心中不明白，我好像没有得罪这个老人啊？难道问个路，也犯法了不成？

“砰”的一声，一扇斑驳的木门，重重地甩了上来，然后，那个老人恶狠狠地骂道：“周冲早死了，滚！”

我差点就被门缝夹到鼻子，忙着后退了一步，伸手摸摸鼻子，然后想要敲门，却又放下手来。

周虫？周冲？

“滚！”里面，老人的声音再次恶狠狠地传来。

突然，有人轻轻地扯了一下子我的衣角，我转身一看，却是一个十来岁大小的男孩，他低声说道：“大叔，你是外乡人吧？”

我忙着点头：“我是周虫的朋友，来找他有事！”

男孩神秘兮兮地来回走了几步，这才低声说道：“你快别问周爷爷了，我听得我妈说，周叔叔因为玩虫子，把周奶奶都气死了，他就住在沟外面，你顺着这条路过去就是了，不过——”

“不过什么？”我好奇地问道。

“我听我妈说，沟外边那片竹林里面有鬼，我们都不敢去的，就连着周爷爷，都不敢去。周叔叔一个人住在那里……”

“啊？”我愣然，闹鬼？周虫一个人，找个闹鬼的地方住着做什么啊，有毛病不成？我将来就算要隐居，也一定要大隐隐于市，找个热闹繁华大都市住着，我实在厌倦了这种孤独寂寞的生涯。

“你看，就在前面！”男孩隔着一条水沟，指着对岸的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说道，隐约地，我能够看到竹林中的一角瓦房。

“小朋友，为什么你们这个地方这么荒凉？”我不解地问道，十室九



空，除非是战乱，否则，我还真没见过这么荒凉的地方。

“就因为我们这地方太穷了！”小男孩说道，“我爸爸妈妈都搬去镇子上住了，今天星期六，我回来看姥姥的！”

我轻轻地叹气，老人大都恋旧，不愿意搬去城镇里面，但年轻人都向往外面热闹的生活，能够出去的，只怕早就出去了。

“还有——”男孩拉着我的衣角，突然神秘地说道，“我还听说，我们村子里的人都离开，是因为怕周虫叔叔。”

“怕他？”我不解地问道，“怕他做什么？”

男孩不说话，只是一脸的惊惧模样，甚至，他还警戒的向着四处看了看——

“小心！”我一把抓住那个男孩，向着后面退了好几步，就在山路边，暮色之中，一条寸许粗，红黑相间的赤练蛇，正盘在树上。

那男孩也见到树上的蛇，忙不迭地躲在我身后，我拍拍他的手，安慰道：“没事的，这蛇虽然有毒，但毒性并不算太强。而且你不动它，它也不会咬你的。”

“大叔，你看那儿——”男孩手指颤抖地指着那棵洋槐树，低声说道。

我顺着男孩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也是一愣，那是一只全身呈现乳白色的蝉，比普通的蝉要大一点儿，大概有小儿拳头那么大，趴在树上，正在蜕壳。

“你想要这蝉？”我转身问男孩，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用一根长长的竹竿绑着网兜，往树林子里面抓蝉，有时候也抓蜻蜓蝴蝶等等飞虫，不过，我们男生更加喜欢抓蝉，只有女孩子才喜欢那些蝴蝶蜻蜓等漂亮小昆虫。

但不管是蝉还是知了，一般的颜色都是黑色，或者土灰色，绿色，我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炫目的乳白色。

难道说，是得了白化病？现代科学解释，某些白色的动物，那是得了白化病。

男孩一脸惶恐地看着我，又指指那蝉，低声说道：“这是虫鬼……”说着，他突然转身，头也不回地向着来路跑去。

“喂……喂……小朋友……”我扯着脖子叫了两声，他却是连头都没有回一下子，更没有搭理我。

我叹了口气，心中奇怪？虫鬼？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诡异的名称，那男孩明显不是被那条赤练蛇吓跑的，而是被那只可爱的白蝉吓跑的。

什么虫鬼？我摇摇头，简直就是荒谬之论，我把药铲拿在手中，转身盯着那只白蝉——

白蝉的背上，已经裂开一个口子，先是两片白嫩嫩的翅膀，努力地挤了出来——

我原本想要用药铲拍死那只白蝉的，但现在，看着白蝉努力地击破外面一层壳，一只柔嫩的爪子，也努力地挤了出来，但身子还在里面，我举着手中的药铲，却有些拍不下去了。甚至，我在心中暗暗地叫着：“努力啊！”

我读过一些杂谈，知道蝉是以树木汁液为生，算是害虫。幼虫生活在漆黑的土壤中，根据品种不同，蝉的寿命也不同，有些地区的幼虫，甚至能够存活十多年。

但是，当幼虫在黄昏时分，爬上树枝，开始蜕变羽化，若是成功，从此便得见光明，展翅在天地之间，却仅仅二月左右的辰光而已。

若是蜕变羽化不能够完成，就只有死路一条。

据记载，幼虫倒是有白色的，但成虫，我还真没有见过这么白嫩可爱的，而且，这只蝉明显比普通的蝉要大得多。

“不如抓了它，送给周虫做见面礼？”我心中暗道。



袁疯子说，周虫酷爱天下奇虫，这虫子估计算不得什么奇虫，不过，我既然是来拜访人家，怎么着也不能够空手吧？我一边想着，一边从背包里面翻出来一只破丝袜——临时找不到可以装这白蝉的网兜，这丝袜倒是正好用，通风透气还轻软，也便于存放。

想到这里，我心中得意地笑了一下子，然后，我目光落在那条寸许粗的赤练蛇上，嘿地笑了一下子，真是一举两得啊！这蛇明显想要吃那只白蝉，正好，把它宰了，炖一锅蛇羹。

虽然赤练蛇有毒，但作为堂堂鬼医传承中，我还怕这点小毒不成。

不过，我却没有动，这一切都必须等白蝉羽化蜕变完成，否则，一旦我惊扰了白蝉的羽化蜕变，它可能马上就会死亡，我算是白忙活了一场了。

赤练蛇顺着树干，一点点地爬上去，探出血红的蛇信，试探了一下子，却没有下口，它似乎也在等着，等着白蝉羽化蜕变，然后再好生享受这美味。

我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只白蝉，终于，它把六只爪子一起挣扎了出来，整个身子也挤出了蜕皮中，雪白的身体，晶莹如玉，果然是难得罕见的品种。只有在头顶上，有着一些血红色的花纹，如同是殷红的血液，落在白雪上面，红白相间……

天！

我差点没有惊呼出声，这白蝉头部的花纹，竟是一个血红的骷髅？是的，我没有看错，那就是一个血红的骷髅，虽然很小，却栩栩如生。

好诡异的东西！

## 第二章 骷髅雪蝉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静静等待时机的赤练蛇陡然间移动，脑袋一缩一伸之间，对着白蝉扑了过去。

“啊？”不管那白蝉如何，我今夜都准备抓了它做礼物了，可现在，如果被这赤练蛇吃了，我就算把赤练蛇杀了，也于事无补。

我挥舞药铲，对着赤练蛇的头部下面，七寸处狠狠地戳了下去，蝉在刚刚完成羽化蜕变的时候，是最弱的时候，虽然已经具备飞行的能力，但是，却还不能够飞行，它们必须要经过一点时间的修养——一夜，或者是几个小时。

所以，蝉都喜欢在黄昏时候钻出土壤，进行“虫”生最关键的一刻——羽化蜕变。

我手中的药铲，狠狠地落在了赤练蛇身上，但同时那个白蝉的尾部，也分泌出一些液体，落在了赤练蛇和我的药铲上——据说，这是蝉的尿，当蝉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分泌而出，以求自保。

但是，这蝉液实在没有什么威胁性，小时候我们捕蝉，从来没有惧怕过蝉液。

赤练蛇被我打中七寸，却没有立刻死亡，啪的一声落在地上，扭曲着身子，不断地挣扎着，我举起药铲，想要再次拍打下去，却突然感觉不对劲。

我低头看着药铲，一脸骇然，刚才还好好的药铲，这个时候，居然开始快速地腐朽；而那条赤练蛇的身上，也开始糜烂，蛇痛苦地在地上挣扎，连肠子都拉了出来……



剧毒的蝉液？

我打了一个寒颤，这白蝉好生了得，这么一点蝉液，不但能够腐蚀毒蛇，还能腐蚀我的药铲——那可是精钢打造的。

如果刚才不是有这个赤练蛇在，我贸然地去抓白蝉，想来也会被它的蝉液所伤，只怕一只手都未必能够保得住了。

这白蝉太毒了！

我从背包里面摸出手电筒，对着白蝉照了过去，那白蝉还停息在树干上，在手电筒的光柱下，通体晶莹剔透，宛如冰雪，唯有头部的一点血红色花纹，形成一个人类骷髅模样，诡异莫名。

似乎，白蝉又比刚才略大了一点，我丢下药铲，取出防毒的鹿皮手套戴上，然后放轻手脚，蹑手蹑脚地靠近，想要捕捉。

出乎我的意料，这白蝉并不像普通的蝉一样，需要一定的修养期，双翅一抖，迅速地飞了起来，瞬间，就消失在茫茫暮色中——或者，它是感觉到了危险的来临？

那条蛇自然是没法子吃了，我炖蛇羹的计划泡汤了。

我套着鹿皮手套，把那只雪白色的蝉蜕取了下来，举着手电筒细细地看了看，果然，在裂开的蜕变线上，两边都有一些血红色的花纹，若是拼凑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类骷髅头的模样。

诡异的白蝉！我摇摇头，从背包里面取出塑料袋子，小心地装好蝉蜕，这蝉蜕可是好东西，能够入药，当然，这白蝉我还没有见过，加上它又有剧毒，不明药性，我准备等下找周虫问问，他既然喜欢玩虫子，想来见多识广，知道这白蝉的来历。

根据那男孩的指引，我一路向前，很快都走到一条水沟边，水沟那边，就是密密麻麻的竹林，在暮色中黑漆漆的一片，隐约能够看到一角瓦房。

水沟上有一条一米来款的坝基，可以通行，我顺着坝基过去，昏暗的竹林里面，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向里面。

我陡然想起红楼梦里面描写的——曲径通幽！想那林黛玉住这样的地方，难怪早死，太阴森了，没有一点阳气。这周虫也真是一个古怪人，居然住在这样的地方？

我一边想着，一边顺着羊肠小路，向着里面走去，夜风吹过林梢，发出呜呜咽咽的悲鸣声，宛如鬼哭，他妈的，哪个文学家说——风过竹林，那是龙吟凤鸣？龙凤就这个声音？鬼哭都比它好听啊。

突然，我看到前面的小路上，竹林地下，隐约蹲着一个人。

“周虫！”我见状，顿时大喜，高声叫道。

那人不答，依然蹲在竹林下面，我心中纳闷，但还是有些兴奋，快步走了上去，就在我距离那人大概有着两三步远的地方，那人陡然站了起来，伸出一只毛茸茸的爪子，对着我脸上就是一下子。

“啊呀！”我忙着低头，虽然躲开了脸上的证明攻击，但头上却是挨了一下子，头皮火烧火燎的痛。

我抬脚就对着那东西踹了过去，心中暗骂不已。那东西怪叫一声，发出令人牙酸的“吱——”，然后窜入竹林中，瞬间消失不见。

“是只猴子？”刚才虽然是电光火石，速度极快，但我隐约看到那东西就像西游记上写的，毛脸雷公嘴，典型就是一只猴子。我微微皱眉，摸了摸头上，黏糊糊的，想来是破了，还流血了。

这该死的竹林里面，居然有猴子？周虫不光玩虫子，居然还养猴子，上来就给老子一爪子？

我一边想着，一边有摸了一下子头部，还真够痛的，我得赶紧找个地方，处理一下子伤口，天知道那个该死的猴子有没有什么传染病。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只手，从背后搭在我的肩膀上，这次，我想也不想，抬脚就对着后面踢了过去。

“吱——”的一声，身后如同刚才一样，传来类似于猴子的叫声，我掉头的瞬间，看到一个毛茸茸的怪物，已经窜入了竹林中。

“这周虫的爱好，还真是特别，养虫子不算，还养这样的怪异猴子？”我在心中思忖着，刚才惊鸿一瞬，我也没有看得真切，但看着那猴子的模样，又和普通的猴子不相同。

大体来说，猴子还是比较聪明可爱的动物，性子也比较温顺，不会无端袭击人，摸着我头上火辣辣的伤，我摇摇头，突然站住了脚步，不对啊？猴子确实也会直立行走，但是，大体情况下，它们还是喜欢四只脚落地，跑得比较快捷。可刚才那两只猴子，明显都是直着身子走的。

难道不是猴子？猩猩？类人猿？山顶洞人？我一边想着，一边向前面走去。竹林阴暗，但路并不算太长，我很快就走到一座破烂的房屋面前。

这地方也太过破旧了吧？这些年我常常行走于山间，寻找鬼药，也见过一些由于交通不发达，依然很是穷困的地方，土房茅舍，比比皆是。

可这个地方的破，不同于那种破——这地方原本应该是砖头瓦房，只是有了年代了，从旁边我可以看出来，这房子经过了很多次的翻修，只是却越来越破败了。三住房舍，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子，门前依然是竹子，仅仅只有一小块空地，种植一些怪异的植物。

我举着手电筒照了照，不禁微微皱眉，普通人家门前都是种菜种瓜，或者栽种一些花果，也是好的，可是这个周虫，居然种植了几棵毒草。

其中有一棵毒草，根茎有着手指粗细，通体乌黑，却在顶端开着一朵艳丽之极的红色花朵，我认出来，那是黑乌，剧毒无比。

我走到门口，原本两扇油漆木门，颜色早就剥落不清，分辨不出原本的